

一等奖作品

查干湖冬捕

□代淑华

晨光熹微,沉睡的大地还没有完全苏醒,查干湖,这座被皑皑白雪覆盖着的白色水晶上,勤劳智慧的渔民们,举行着盛大的“帝王多渔猎,民俗湖古踪”的醒网、祭湖仪式,查干湖冬捕,这一古老而传统又独具特色的渔猎文化节的序幕拉开了!

听!锣鼓震天响,喜炮贺声声,号号骤然起,喇嘛齐诵经,芬芳纯奶酒,深情祭冰洞;看!洁白哈达敬渔网,珍稀贡品献碧空,查玛舞雀跃奔放,祭湖辞唤醒神灵:先祖啊!庇佑众生,求繁茂,佑昌隆……渔民们唤醒了湖神,唤醒了冬网,唤醒了东海移来的水晶宫!霎时,渔把头“抄捞子”一提起,“头鱼”悬在了半空中,人们纷纷抢头彩,吃到“龙肉”会万年青!“头鱼”拍卖惊天价,今年渔猎定丰盈!此时,

人头攒动,一片喝彩声!

瑞雪飘飘的旷野上,呼啸的北风好迅猛,光秃秃的树木摇曳着僵硬的枝条,呼唤着枯黄的小草,醒醒,醒醒……熙熙攘攘观景的人群里也在呼喊:太冷,太冷,猎犬们跑来跑去冻得不行……冰川上传来了东北汉子爽朗的笑声,他们头戴狗皮帽,身穿加厚羊皮袄,在忙忙碌碌的选址、竖旗、凿冰,一步步的演绎着“马上绞盘,冰下撒网,万鱼跃玉门”这一世界奇观的全过程……东北的汉子杠杠地壮,大汗的后裔各个是精英!如梦如幻的冰雪世界啊,热气、热汗、热血在沸腾,激昂的乐曲,收获的憧憬,渔民们战胜了零下30多度透骨奇寒的严冬……看吧,渔网飞凿开“玉门”,冰花溅起似玉莹,马拉绞盘萧萧转,龙宫杆潜三千里,隔冰见网湖中走,鱼群嬉戏入网笼……太阳正红,万丈豪情,玉门涌动,万众欢腾!伴随着劳动号子的阵阵呐喊,沉甸甸的大网渐渐地浮出了水面。啊,鳞光闪烁的几十斤斤的新鲜活鱼,一下子活蹦乱跳地涌到了冰上,仿佛给冰湖披上了一层白纱!哇,人们惊诧地尖叫着,雁鸟俯视地盘旋着,猎犬嗅着珍馐美味吠吠声,朔风弹奏的,狂欢曲伴着清脆的马铃声,骡子绞盘的踢踏舞和着喧嚣的车水马龙……好不热闹,煞是好看又好听!胖头鱼,锦鲤鱼,草根鱼,青根鱼……鱼鲜蟹肥,红尾金翅,银光闪烁、上下翻飞,此起彼伏、在白色的

水晶上竟炫舞,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生态鱼筋骨肉的特质,展示湖水的清澈晶莹。

啊!吉祥的大网啊!你拉出了渔家人收获的喜悦,拉出了渔家人的梦想,拉出了塞北明珠查干湖的壮观美景,拉出了东方寰宇上的,那道光彩夺目的绚丽彩虹!

查干湖,白色的水晶宫啊,曾几何时,你因天蓝蓝,水阔阔,草肥肥,兽多多而闻名遐迩,受到几朝帝王的追宠,他们率领着群臣及家眷浩浩荡荡来到这里“春捺钵”,举行盛大的“头鱼宴”和“头鹅宴”,他们挥鞭渔猎和巡幸,独享奇特的天然美景。而今,这里是领袖视察的福地,百姓生活的天堂;这里是渔猎的王国,大中华民族的鱼舱;这里是旅游的圣地,游人们奇异的向往!她今天更美,更神奇,更原生态,更繁荣富强。

冬捕的神秘与日俱增,冬捕的壮观更享有盛名:今天的查干湖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百大美景奇观”,并载入《亚太国际卓具保留价值的生态历史财富》蓝皮书目录,查干湖冰雪捕鱼旅游节还被中国旅游产业年会评为中国十大生态类节庆,单网捕鱼量堪称世界第一,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啊!查干湖,壮美白色的水晶宫,冰湖腾鱼正吸引着国内外的游客,劲赏瑞雪北国的独特风光!最后的渔猎部落的世界奇观,将会带您走进古老而灿烂的世界东方!

一等奖作品

我在乡愁的泥香中 打捞金色的阳光

□王凤立

一
打开岁月的长卷
你可否听见
潺潺的水声

一阵风追逐着另一阵风
一些走不出的影子
在春之夜里
生出梦的翅膀

此时
我要虚拟一段故事
去渲染我的孤独
或温暖一处风景
我用复活记忆
感知岁月前行的痕迹

我用春天无止境的爱
去描述人世间的纯粹的美

二
身在异乡
离明月最近
离老家最近

而那些朴素的事物
一直在故乡的那头喊我

一朵一朵的思念
在旧日的时光里
长成开花的树

夕阳西下
依稀可见
那些思家的灵魂
正在树的枝头雀跃

三
随手撒一些种子
连同尘封的记忆和阳光

春天
就东一片西一片的
开在心里

虚拟一场细雨
寄给遥远的远方
让那幼稚的单薄
覆盖一丝惆怅

那些梦里的故事
故事里的人
他们涌来涌去
像雾一样

这样的时刻
我拈半壶老酒
吟一首小诗
来医治滚烫的乡愁

四
抽一丝夜的凉
拧出水来
滋养老家的月亮

再斟满一杯醒着的思念
寻找一段泡软的民谣
沿着不断长高的天涯
去品味一地浅浅的暗香

风瑟瑟 叶枯黄
几行或长或短的诗句
融入了脚下的月光

五
那些思家的诗句
就停在我的灵感之上

云朵一样
掠过透明的蓝
古朴的黄
把乡愁紧紧拥进
巴掌大的故乡

阳光径直地
照在民谣之上
蝉鸣起伏
四野空旷

而我的一些诗句
在这静止的时刻
临摹一种想象

一阵秋凉
从时间的缝隙穿过
斑驳的忧伤
独守一抹斜阳

六
想起那些
散落在乡间的旧事
某个时刻
它们会集体而来
生出缤纷的翅膀

我在凉薄的秋色里
虚构母亲的容颜
一个念想
在期盼中如期而至

母亲的清汤寡水
曾让每个瘦骨嶙峋的日子
都变成了虽苦犹欢的岁月

夕阳里的母亲
和炊烟一起聆听
生命的交响

母亲蹒跚的脚步
被时光一口一口吞食
母亲缠绕的青春
被岁月的杂草覆盖

故乡很小
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
收藏在烙印的最深处

二等奖作品

记忆深处的味道

□康德华

记忆的味道,是一个人最熟悉的乡愁。一个人长大后,总有些滋味,只能停留在回忆里。

从我记事起,家里的场院里或屋檐下总是有一个春夏秋冬蒙着白色网布、冬天蒙着塑料布的大酱缸。乡下人有句俗语,“大葱蘸大酱,越吃越没够。”农村人喜欢吃大酱,在那个年代大酱是一家人的口粮,是帮助我们糊口度日的宝贵食粮,是我们餐桌上调味品。每年冬春两个季节是农村最难熬的日子——“苦春头子没有菜”。那时母亲经常在做完饭后把锅烧热,麻利地舀一勺子酱放入油锅里,顿时浓烈的酱香味、烧焦的葱花味伴随着滋滋啦啦的爆锅声弥漫全屋。

熬到了初春,大地萌动,万物复苏,在黑土地里藏了一个冬天的各种野菜都开始露出绿叶,每到这时母亲就带着我和哥哥拿着“土篮子”、带着挖菜刀到大地里挖野菜。那时最常见的野菜是曲麻菜、大脑瓜、婆婆丁,在乡下挖野菜无需花费太多时间,不一会就会挖上一小筐。

吃野菜的方式主要是蘸母亲的大酱,在农村只要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家都会有一缸酱。各家的酱,各有风味,村里百十缸酱的

味道都是不一样的,人人都习惯了自家的味道,在我心目中母亲做的酱是最纯正、最好吃的。

记得每年一到腊月,母亲就会将准备好的黄豆放入水中发泡。大锅生火,将泡好的豆子和水放入锅中焯,焯好的豆子杵碎,做成一个个长方形的酱块子。将酱块子用报纸包好,然后放在农村火炕梢的地方或房梁上,等到了来年农历四月十八或二十八母亲就将酱块子打开进行清洗。因为酱块子是发酵的,经常会“长毛”,母亲把酱块子上的白毛刷掉,然后开始正式下酱。首先要将酱块子掰开,掰成很多小块在在阳光下晒着。然后按照一定的盐水比例,把掰好的酱块子按一层盐一层酱块子下到缸里。最后用干净的沙布蒙在缸口上,等着酱发。从下完酱开始,母亲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给酱缸打耙。酱耙是一根一尺多长的木棍,头上安个方形小木板,每次母亲给酱打耙我都蹲在酱缸旁边,目不转睛盯着看。只见母亲手握木棍上下抽动,随着酱耙的搅动,酱中的杂质浮在水面上,用勺子将浮在表面的沫子和黑色的杂质撇净,这样最后做出来的酱才是最干净的。经过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基本

就可以食用了。

记得有一次母亲去地里干活,走之前千叮万嘱咐,下雨别忘盖酱缸。母亲去地里干活了,我在家“看家”,并找了几个小伙伴来“弹溜溜”。可能是玩得太开心,早已把母亲交代的话忘在脑后,外面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会就下起了雨,我们几个竟全然不知。直到母亲穿着雨衣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才知道闯了祸。家里的责任田离家很近,幸亏母亲赶回得及时,酱缸里没有进去多少雨水,但是母亲那次打了我。从不动手打孩子的她,这次是真的生气了。多少年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当时母亲的心情,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一缸酱太珍贵了。

夏天母亲的酱用处最大。每到吃饭时母亲就会吩咐我和哥哥,去园子里掐把葱叶、摘点小青菜、揪几个黄瓜,这时母亲早把焯好的茄子、土豆、窝瓜端上了桌,就着大酱我们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一会工夫,蘸酱菜没了,一盆高粱米饭没了……

记得参军走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帮我收拾个人物品还不忘装上一瓶大豆酱。拗不过母亲,我极不情愿地把这瓶大豆酱带到了

部队。每天高强度的军事训练、紧张的一日生活制度,不到一周就让我有点招架不住了。睡不好吃不吃,每天开饭面对食堂的鸡鸭鱼肉我就是“不感冒”,很快我这个不正常的现象就被班长发现了。班长找我谈心,问我是不是炊事班的饭菜不可口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说:“炊事班的饭菜非常好,我在家每顿就吃一个菜而且还不是天天有肉……班长我可以吃大酱吗?”我问。班长被我问得有点“懵”。“可以啊。”班长同意了请求。当就着馒头蘸着母亲的大酱开始吃的时候,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那顿饭我就着大酱吃了4个馒头,也是我来到部队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今年母亲进城了,快70岁的她已经有几年不下酱了。有时我和母亲商量能不能再下点酱,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城里下酱不方便,会打扰到街坊邻居。

大酱缸伴随我们长大,是我生活重要的一部分。30多年了,家里的房子从泥草房到“砖挂面”再到“平台全砖房”,惟一不变的就是那口大酱缸。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它养活了我们一家人,陪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老郭墨墨杯』
获奖作品选登

黑

土

地

